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大明正德皇游江南傳 第四十一回 驅銅人計殺毒象 逢妖女誤喪軍兵

卻說陳飛熊聞知正德被困，意欲往救，憶起從前父仇，意欲不救；又見奸黨如此，豈容任彼橫行，所以同人敵商量，人敵道：「害先公者。實係劉瑾，今主上已辨忠奸，倘念父仇，正直出兵解圍，得渠魁以報宿怨，則忠孝垂之史冊，不亦可乎？」飛熊聽罷，連忙答曰：「哥哥說得有理。」即命左右喚小姐出來。媚顏與秀春聞喚，出到中堂，便問哥哥有何商議？人敵就將此事說知，二人亦以起兵為是。飛熊聽罷，亦憑人敵主意。人敵就時傳令，調集大小三軍，拔寨起程，直望江南而去，在路收買多少白銅，命工匠鑄成銅人，得來去破象陣。軍士不知其故，只得趕速鑄成，準備候用。不一日來到蘇州地界，先命人到寨中報知。守仁不勝驚喜，親迎二人入內，參見聖主。正德對飛熊說道：「孤家前日一時不察，遂使卿父喪命，孤之過也！卿家休得懷恨，待破賊之後，回朝自然封賞。」二人謝恩已畢，又報安徽救兵到了！

少主命人商議，萬人敵便問賊勢如何？王守仁曰：「賊兵用象，十分利害，遂至我軍大敗，請問仁台；有何妙計以破之？」萬人敵聽罷，對王守仁說道：「只須如此如此，便可破矣！」守仁聽罷贊曰：「果然妙計，明日就依計而行便了！」到了次日，守仁傳大小三軍飽食束裝，以聽調遣，就喚周勇與李龍，帶一萬人馬，在寨前分左右埋伏，倘見吾兵得勝，賊兵到此，一齊殺出；又喚郭如龍兄妹，帶了本部人馬，前去挑戰，若賊兵出來迎戰，且戰且走，倘遇吾兵發進，汝二人分左右退下，一聲炮響，然後回兵殺上。守仁又命兩省督撫，留著兩萬人馬，保護少主；自與萬人敵等四人，令軍士假火，將火炭傾入銅人腹內，把銅人假得上下通紅，用車載了，然後提兵殺去。

卻說郭如龍兄妹二人帶了三千人馬，前到賊營搦戰。奪鼉催兵趕殺，二人接住交鋒，戰有十個回合，宸濠命人放象。如龍看見回馬就走。奪鼉催兵前進，只見山後一彪人馬，掛著天朝旗號。奪鼉就趕起群象，好似猛虎一般，向前撲去。如龍兄妹，就將兵分開左右退下。守仁見群象來近，一聲炮響推出銅人，那象只當是兵，用鼻捲去。誰想被火燒著，欲脫不得，於是大吼一聲，望後而走，把自己軍馬踐踏，死者不計其數。守仁驅兵將銅人推上。如龍亦分左右殺上。劉瑾與奪鼉等嚇得魂飛魄散，大敗而走，引著殘兵，逃入江寧，閉了城門，緊守城池。王守仁揮兵趕到，將城團圍圍住。劉瑾與奪鼉等，逃入城中，檢收殘兵，只剩萬餘人馬，帶傷者不計其數。見守仁圍困城池，攻打甚急，不勝納悶。忽見軍士入堂跪下稟道：「轅門外面有兩位佳人，到稱說是梅花山來的，要見大將軍，請令定奪。」奪鼉聞報，不覺欣然喜曰：「得他到來，吾等高枕無憂矣！」劉瑾急忙問曰：「兩女子是誰？吾兒何出此言？」奪鼉隨即答曰：「父王有所不知，前者孩兒在於山中，獨自出山打獵，遇著一隻麋鹿走過，兒乃扳弓射之，那鹿帶箭而走，兒乃跨馬追去，不想趕到一所山莊，但見翠竹成林，蒼松繞徑，竹林之內，樓閣嵯峨，那只鹿走入林中，竟不見了！兒乃向內尋覓，見有二位二八佳人，在林內比較刀槍。兒見其武藝超群，不覺狂言高贊，兩個女子看見，面發嬌嗔，責吾窺探婦女之罪，言語爭競起來，被那女用法擒到寨中，見一老叟，儀容修偉，白髮紅顏，謂吾與他女兒有宿世姻緣，逼吾入贅，兒只得暫時應允，殆後尋其蹤跡，他謂其父隱居梅花山上，深通法術，兒乃以休咎問之？他謂吾輩不久定有爭鬥之患。他今到此，定必知吾兵敗，到此相那，是以改憂為喜。」劉瑾聞得奪鼉說出，不覺欣然大悅，就喚奪鼉快出去迎接。奪鼉於是出到轅門，正是情人相見，分外歡欣，把二人接入堂中；見了劉瑾諸人。然後奪鼉問曰：「二位賢妻到此何干？」佳人曰：「妾自與郎君分決，嚴君條爾辭陽，姊妹二人，無人倚靠。昨聞賢郎失利而回，危守江寧，特此前來助陣，夫審賊勢如何？」

奪鼉遂將失了寶帕，與戰敗之事說知。二女未及回言，只見軍士入堂稟曰：「上面攻城甚急，請令定奪。」二人聞報，乃曰：「待妾身出戰一陣，殺他片甲不留，使其知吾等利害。」眾人聞說大喜，劉瑾道：「若得二位賢媳如此，是我們之幸也！」即撥三千人馬，令奪鼉與二位媳婦，開城殺出。三人領命，出到堂中上馬，提著人馬，殺出城來。王守仁與諸將，正在奮勇攻城，忽聞炮響一聲，城內擁出一彪人馬，只見奪鼉在前，隨有兩個女將在後。守仁看罷驚疑，不知兩個女子，是那方來的，令郭如龍與奪鼉接戰；又令郭貴容、萬秀春敵住兩名女將，自立陣前看他們廝殺。只戰得塵卷沙飛，雲低日暗，鳴鐘擊鼓，數聲炮響震天鳴；吶喊搖旗，四面金戈揮日影；勝負未分，但見刀槍並舉，死生立決，可憐屍骨縱橫！當時周勇立在陣前，見戰有二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思欲用起寶帕擒捉他們，於是催軍出陣。取出調泉寶帕，拿在手中，念動真言，忽見白浪滔天，綠波滿地，望著賊陣上湧來。奪鼉看見，恐防二女中計，遂高叫二人，休中敵人之計。二女一看，見四面多有水來，又見對陣上有一將，手執方巾在此舞弄，意必是調泉寶帕。於是撇了秀春，口中吐一紅珠，望著寶帕打去，但見呼的一聲，火光四射，那寶帕被火燒著。周勇急欲撲滅，不想愈撲愈著，霎時燒盡，水亦潛滅。周勇大怒，取出鋼鞭，催馬上前，與那女將廝殺。那女將用紙扇撥了三下，忽然間天暗地昏，日色無光，走石飛沙，向著守仁陣上打來。守仁大驚，遂叫鳴金收兵，已不辨東西南北，三軍一時大亂，各皆奔走逃生。奪鼉提著人馬掩殺過來，殺得斬瓜切菜一般。守仁之兵，死者不計其數。賊兵追來，至二十餘里，方肯收軍。守仁檢點敗殘軍士，喪了三萬餘眾。此一陣，兩個女將，殺得天朝人馬，心膽俱裂。王守仁只得退回蘇州地面，離城十里，結下營寨，寫了文書，往四處催兵前來救援，又命人人城奏聞少主。正德與梁儲聞報大驚，遂撥一萬人馬，到營中助陣，並吩咐守仁不可妄自交鋒，與查兩員女將是誰？

守仁即差人往查。

卻說奪鼉是日得勝回城，劉瑾與宸濠大喜，犒賞三軍，並與二女商議進蘇州之策，二女曰：「此亦何難，媳有一計，不消半月，立可破蘇，惟是殺戮太多，有所不忍耳！」劉瑾曰：「二位賢媳說那裡話來，古語云：『一將成功，萬人枯骨。』倘以生靈為可惜，則我等之性命，以及諸將三軍之性命，豈不癩可惜乎？且賢媳與吾兒有敵體之情，豈能不一為助力哉！」二女聞言，沉思頃刻，乃開言歎曰：「講不得了。」乃對諸人說道：「妾等明日帶著三千軍馬，擺下一陣，將他們諸將收入陣中，不滿十日，化為膿血，那時不獨蘇州可破，即中原亦唾手可得矣！但須要孕婦四十名，孕牛孕馬孕羊各四百頭方可舉事。」劉瑾大喜曰：「待孤王辦來就是。」到了次日，劉瑾乃先命人往各處村莊，買足孕畜各四百頭回來；又令二百名軍士，去到歸降地面，出諭曉示百姓，若有孕婦，俱要稟知帶來，即賞銀子一百兩；如有隱匿不報者，一經查出，左右十家盡皆斬首，以三日為限。那些愚民恐被殺戮，只得帶去，有的知情不好，拼死不去稟報；後被鄰右畏罪出首，即將此人全家，盡行斬首號令，以警眾心。故鄉愚之中，俱帶來紛紛呈報。不消三日，已得四十餘名，揀了四十名，其餘發放歸家，假說帶到營中，因要用孕婦便溺，以破敵入法寶。鄉愚信以為真，任他帶去，只是夫妻走失，依依不捨，悲痛之聲，哀聞數里。奪鼉見將孕婦帶回城中，問二女曰：「賢妻要他何用？」

二女曰：「郎君日後自知。」奪鼉遂不敢言，不一日孕畜亦如數買回。二女就請劉瑾、宸濠諸人起行，只留二千軍馬把守江寧，其餘皆帶去使用，帶同孕婦、孕畜直向蘇州而來；離守仁營寨十里，就命結下營寨。

卻說守仁與各將，正商議迎敵之策，忽聽外面銃炮聲轟，只道賊兵前來搦戰，急忙出來觀看，遠遠望著賊兵，已經結下營寨。隨即命弓弩手上前，吩咐道：「你等多攜弓矢，把守陣門，倘有賊兵前來攻營，用強晉勁弓，將他們射住，違令者斬。」諸將唯唯聽命。守仁退入帳中而去。卻說劉瑾見結下營寨，遂將兵符帥印，交與二女；二女拜受，提兵出營，揀擇一所廣闊地方，築了一個小小壇台。於是登壇演法，書符念咒，憑著乾坎艮震巽離坤兌，擺出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八門，每門用人馬一千把守；義命人將孕婦帶到陣前，胸貼靈符，使其冤魂不散，任憑驅遣，每門分殺孕婦五名，將其鮮血念咒書符，分貼各門之上。可憐那些含花帶蕊之婦，死得甚是無辜。又將孕牛孕馬孕羊，每門分殺五十口；又令六丁六甲，喪門弔客，把守陣門，管束冤魂，以奪敵人之魄。二女佈陣已下畢，下落壇台，請劉瑾諸人前來看陣。諸人來到陣前，二女把旗幡亂舞，霎時間鬼哭神悲，疊疊刀槍，重重劍戟，門戶整肅，陣勢縱橫，眾人看了極口稱揚，劉瑾便問此陣何名？二女曰：「此乃八門金鎖陣，任是天將，一陷此陣，不出十天，便化成膿血。」公公可寫下戰書，叫他前來破陣，書中說道：「限彼半旬，若來破得此陣，某等自束手伏誅；若無能人破陣，叫他君臣們自

行捆綁，到我軍前受死。」劉瑾見說，即時寫了戰書，差人到王守仁營中投遞。守仁便把戰書觀看，欲待不去，恐賊人笑我無人，帶兵前來攻擊，均矚一戰，何不批准。主意已定，即將戰書批下，許其五日內定必前來破陣。劉瑾得知，吩咐二女謹守陣盤。二女領命而去。

再說守仁批了戰書，乃聚眾將商議曰：「劉瑾那賊，擺下陣勢，叫我們前去破陣；我想此陣必是兩員女將擺的，但此女身通法木，今又擺下陣來，定有稀奇在內，以此看來，又有一番可慮，如之奈何？」周勇曰：「元帥不必憂心，我想兩員女將，雖有些法術，諒其未必精通；若其法術高強，未將那日親當他法室，安得逃回營中。今宵某與元帥，潛到賊營左右，待某飛向空中，看他陣內如何，再作理會。欲知陣內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」